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請勾選)
作品名稱	小人物
<p>「碰」。</p> <p>有什麼東西摔著了，聲音悶悶的，沒碎開，但肯定是壞了。是當作黃金鼠籠子的塑膠箱嗎？雖然牠平日裡跑滾輪還挺吵的，但畢竟是條生命，造孽造孽。</p> <p>我握著黑棕掃把的手緊了緊，沒有去關心情況。沒辦法，現在實在走不開，眼下的戰役容不得絲毫分神。廚房流理臺下，那隻困獸還蜷在潮濕陰暗的深處，必須屏氣凝神，找準時機將對方一擊斃命。算起舊帳，這隻水溝鼠前後咬壞了我的零錢包一個、手機充電線兩條、拖鞋三隻，還挑釁般沿途留下糞便，這晚牠更是目中無人，在我和媽吃晚餐時登門而入，害得面前的滷肉飯頓時不香了，白費這次還多加了滷蛋，看到又灰又髒的老鼠誰還吃得下東西！</p> <p>蹲了半晌，流理臺下還是沒有動靜。這隻水溝鼠挺謹慎，我的小腿都開始發酸了，牠竟然還是沒有要出來的意思。這股酸痛感在不斷向上延伸後變質為煩躁，我抬起掃把頭連續敲擊流理臺邊緣，等待著牠受驚後現身。這種與水溝鼠正面對決的方法實在沒效率又累人，也不是沒想過放置黏鼠板，但家中還有八十幾歲的老母親，總覺得她老人家可能會不小心踩到。</p> <p>水溝鼠像是看穿計謀，依舊不為所動。見此招無用後，我一咬牙，決定使出殺手鐮，將掃把貼齊地面，從流理臺下的縫隙刺入，左右橫掃，霎時間蟑螂、葉菜殘渣與糾結成塊的灰塵翻滾而出，我忍著噁心，繼續向角落突刺。</p> <p>沒有。沒有任何撞到實體的觸感，就好像續勢已久的一拳，驀然揮空。我方才分明看見水溝鼠躲進流理臺下了，怎麼可能會憑空消失？顱內嗡嗡作響，不甘有之，疑惑有之，正待收拾殘局，腦中靈光一現，方才那一響突然清晰起來。</p> <p>我以為媽要拿東西來幫忙一同追捕水溝鼠，但媽現在卻還沒出現，難不成真是那隻水溝鼠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媽看見後才拿東西砸過去？</p> <p>眼下也只有這種可能了。我將汗穢胡亂掃到角落後旋身退出廚房，十坪的鐵皮屋沒有什麼可藏的，視線掃過置物櫃，架上大大小小的物品仍在老位置上，而媽的身影卻沒見著半分。</p> <p>水溝鼠與媽皆憑空消失了。我撓了撓頭皮，看向通往上層的樓梯，樓梯深處猶如黑洞般要將人吸入，我切上開關後未等燈亮便拾級而上，正要登上中間平台時，露出一截的灰白毛髮阻擋去路，藉一樓燈火，朦朧光影下雖不能看清全貌，但仍能辨認出是隻仰躺著的哺乳類動物，手與腿違背自然的扭曲姿勢看了讓人冒出一身雞皮疙瘩。</p> <p>可是媽年老體衰，睡覺、沐浴等生活起居都在一樓安頓，二樓只有我的房間，媽有事時也會喊我下來，平時不會上樓的。</p> <p>遲來的燈光乍地揭曉答案，過於清晰的輪廓斥退所有試圖遮蔽事實的藉口，所有驚疑在此刻凝聚成喉間爆發的一聲：「媽！」</p>	

「從 CT 檢查結果來看，你媽媽是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目前 GCS 只有 4 分，她年紀也算很大了，醒來的機率很低喔……」

從上救護車到做完一系列檢查，一路彷彿踩在棉花上，搖搖晃晃，好像隨時都會失足墜落。我對醫生的話一知半解，不過現在倒是清楚知道一件事：「求求你，無論如何都要救她。」

醫生點頭後，媽很快便被送進神經外科加護病房，而我則像是被送進霧靄籠罩的迷宮，無法確定方向，甚至連出口是否存在都不知。

在迷霧裡闖了一整晚，掏出手機要查資料時，指尖卻懸空在螢幕上方，遲遲無法按下。我無發拼湊出醫生說了哪些英文與專業名詞，最後只好在搜尋欄上打「老人跌下樓梯」、「老人撞到頭」等關鍵字，看一眼出現的結果後，嚇到差點把手機丟了。一夜輾轉翻覆，才入眠不久就被晨光喚醒，起床洗漱後，經過樓梯的中間平台時明明沒有任何東西，下意識仍貼著牆走過。

早上八點，我準時坐在口罩工廠內的塑膠椅上，如同以往，伴隨著機器轟鳴聲將口罩檢查後包裝，手中的工作未曾停下，但心中卻隱隱浮現憂慮。隨著疫情趨緩與政策轉向，與我們同樣生產口罩的工廠近期不是大幅裁員就是倒閉，上層雖然沒有說話，但沒有任何動作反而像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我們兩人的生活只靠這一份工作支撐，扣掉房租後幾乎入不敷出，現在媽又因跌倒而住院，我得要再更努力才行，必須要比之前更加積極，讓老闆娘覺得我是位好員工。

我手上動作又快了幾分，回到此前口罩需求量全盛時期的速度，其他作業員瞧了過來，她們的速度似乎也在默默加快。太沉浸於自己的世界，以致於手機的震動都如此嚇人，我咳嗽了幾聲掩飾，藉著上廁所的名義，小跑步到外頭。

「您好，我是醫院的護理師，請問妳明天可以到醫院決定手術醫材和簽同意書嗎？」

我倒抽了口氣，果然是醫院打來的，連忙回：「好好好。」掛完電話後，我才想起老闆娘說最近有筆訂單快到期了，要我們把平日和週末的行程都排開到工廠加班。

下班前，我特意排在領薪水隊伍的最末端，心中不斷排練著明天要請假的台詞，輪到我時，才發現老闆娘眉頭緊皺，平時會對我們說的「辛苦了」、「再加油」之類的這次什麼都沒說。

「怎麼站著不走？」中年發福的老闆娘雙手環在胸前，即便是以坐姿微仰著頭看過來，那銳利的眼神也如豹般凝視獵物。

「那個……老闆娘，我明天需要辦一些事情，要、要請假。」當話說出來時，我才發現聲音是顫抖的。

「蛤？」老闆娘口氣下沉幾分，震得我全身僵硬。「妳知道現在工廠在趕工嗎？」

我咬住下唇，點點頭。正欲解釋時，老闆娘的手機響了，她說話的語氣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變得嬌柔又客氣，應是重要客戶。電話中，老闆娘信誓旦旦立下諸多保證，當她再度看向我時，眼神堅決，對我搖搖頭。

這是我有史以來做過最大膽的事。

翌日十一點，去廁所這個藉口屢試不爽，我從工廠偷溜去出來，趕上醫院加護病房探

病時間。

醫師對各類醫材的好處、價格仔細說明，過程中我不斷點頭，盡量使自己看上去冷靜，不表現出被價格嚇壞的樣子。做最終決定時，我不發一語，因為也不需要討論，我全部勾選了健保有給付的項目。放下筆後的手在微微發抖，分明再貴個幾萬，媽在手術上會更安全，日後也會恢復得更快，可是即使用最便宜的手術方案都不能保證能和親朋好友借到這個數目，遑論再往上疊加。

探病時間還剩一會兒，我牽拉著頭來到媽的床邊，這是我從媽出事後第一次看見她的模樣，各式管線覆蓋她本就佝僂嬌小的身軀。

「媽。」

無論在家中何處，只要喊媽一定都會得到回覆，而媽似乎也很喜歡被呼喚，每次都會回應：「什麼事呀？」

「媽，妳放心做手術，妳的黃金鼠我會照顧好，做完手術後要快點醒來喔！」

媽毫無動靜，只有儀器運作響聲填充空白，這招失靈了。

「小姐妳好，我是醫院的社工。」外人的聲音驀地打斷感傷，循著聲源望去，是一名穿著白袍的女生。「醫療團隊擔心妳有經濟上的壓力，所以讓我來關心情況。」

一聽到經濟，我錯開了與對方交會的視線。是醫院擔心我付不出錢才派人來了解情況的嗎？於是我立刻正色道：「醫藥費不夠的話我還有朋友可以借，絕對不會拖欠醫院的。」

社工點點頭，問：「那妳對媽媽治療後可能的情形已經有打算了嗎？」

我飛速地眨了眨眼，依稀記得剛到醫院時醫生有說過幾種狀況，但當時腦中紛亂，醫生說的話如碎片般四散，組合不出全貌。

社工說：「沒印象也不為過，畢竟後面的治療情況是未知數，媽媽需要的資源也會不同，不過先做好準備才不會到時候手忙腳亂。」社工溫柔的語氣讓人放鬆不少，看來她不是來監視我的。「從大方向來看，腦損傷的病人可能因血塊壓到神經而出現偏癱症狀，不僅住院期間需要聘請看護協助，出院之後還可能需要專業人員全天照顧，無論是聘請看護還是去機構生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妳對於這些可能的花費有準備了嗎？」

「大概是……多少？」我捏緊口袋，錢包被我緊緊攢在掌中，裡頭的銀行卡片是我以及整個家所有的積蓄。

「收費的話會依病人情況而有所不同，不過看護費一個月大約會落在八、九萬，機構費則是一個月三、四萬。」

迷霧中的巨獸現身了，它張牙舞爪，鋪天蓋地地向我攬來，而我是個手無寸鐵的弱者，不落淚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社工像是了然於心，又問：「妳們家有低收、中低收之類的福利身分嗎？」

我搖頭，去年才去區公所申請，卻因為家裡有爺爺留下的荒地而沒通過。那塊地已經掛出售廣告一年多了，至今仍無人詢問。

「這樣子呀，以妳們的情況要申請政府補助的話會比較困難，不過我會再去媒合其它社會資源試試看。」

沒想到社工竟是來幫忙自己的，方才努力克制的淚水竟在這種時候決堤，也顧不上難

堪了，我拉住她的手接連道謝。

社工接著掏出紙筆，一邊抄寫一邊說明我需要準備的文件，她一言一行洋溢著溫暖的氣息，讓人覺得如同沐浴在陽光之下。

離開醫院時，我才將手機提醒鈴聲點開，隨著一連串鈴響與震動，「未接來電—老闆娘」爭先恐後地灌滿螢幕。

我深呼吸後按了回撥鍵，老闆娘馬上接起，一句：「妳死去哪裡了！」彷彿要擊穿耳膜。

「昨天說的去辦點事情啦，現在要回去了。」我扯著嘴角回答，想讓氣氛別太難堪。

老闆娘冷嘲熱諷了一番，我跑著步往停機車的小巷趕去，午時炙熱的天讓人大汗淋漓，但我的心底是涼的，才想說要讓人家留個好印象，現在倒好，公司要裁員的話我應該被列為第一人選了。老闆娘越罵越兇，本來還想問未來能否請一個月的假，自己去醫院照顧媽就可以省下看護費，工廠只有給基本薪資，這樣算下來損失比較小，但眼下根本開不了口。

「現在都找不到人來做工廠，就算有新人要來，我們也沒那麼多時間可以教人家，在這種時候應該要共體時艱，妳怎麼可以靠勢是老員工就隨便曠職！妳以為工廠不敢把妳炒魷魚嗎？」

「老闆娘妳誤會了！」我停下腳步，如同受到驚嚇的倉鼠，一股腦兒地將所有藏在囊中的東西吐出：「其實我媽在加護病房，我剛才是去醫院簽手術同意書……」我本來不想將家務事與老闆娘說的，這就好像在乞求憐憫，如今卻也只能全盤托出，願她能了解自己的處境。

靜默片刻後，老闆娘的回應是平靜不少，但她說的卻是駭人聽聞的話：「有簽放棄急救同意書了嗎？」

「什麼？」腦中的空白讓我無法防禦，老闆娘的一字一句緊接著襲擊而來。

「妳該不會要醫生救到底吧？急救是會救到肋骨斷裂、七孔流血的，救回來後能夠回家的沒有幾個，很多人醒不來，只能依靠管子有個活著的象徵。老人家本來就經不起摔，尤其又撞到腦出血，與其讓她在護理之家痛苦度完餘生，不如早點解脫。」

放棄急救一詞背後帶著太多禁忌，彷彿連思考它都是罪過。難道在父母性命垂危之際，傾盡一切心力救治不是應該的嗎？若對媽見死不救，那我豈不是冷血得與禽獸毫無二致？這要我怎麼有臉繼續活在世上！如今被老闆娘如扼住咽喉般質問著，酸楚從心尖蔓延四肢百骸，她輕易地就掀翻自己的信念與焦慮，就好像為此寢食難安的我是個笑話。

夜晚，不識相的「喀拉喀拉」聲響擾得人法安睡，那是黃金鼠在滾輪裡奔馳的噪音，平時都忍受的了，但今日的耐性格外稀薄，我將礙事的薄被踢到一旁，踩著重重的腳步來到置物櫃前，抬起裝著黃金鼠的塑膠箱就要終止噪音。

時間定格於我將塑膠箱高舉，耳邊傳來木屑摩擦的聲音，應是裡頭的黃金鼠正掙扎著要脫離壓住牠的小家具。媽將黃金鼠捧在掌心的回憶一閃而過，只要能將牠放在手上，媽總是特別開心，每回要將黃金鼠從籠子中抓起來都要費好一番功夫，牠嬌小的軀體游刃有餘地躲過探進來的手，奔跑時也會把木屑弄得沙沙作響的。

我大夢初醒般將塑膠箱放下，打開蓋子後，一隻毛色黃、白、黑交錯的黃金鼠不住往上探頭。這隻黃金鼠是媽的寵物，倒也不是因為媽特別喜歡倉鼠，而是我們家只養得起這種便宜的動物。當時媽說想養隻寵物做伴時，我還以黃金鼠名字好聽作為說服的理由，媽也沒有多說什麼，在我上班期間把這隻黃金鼠當另個女兒去疼愛了。

最近都在煩惱媽的事，對這隻黃金鼠多有疏忽，連食盆空空如也我都沒發現。趕緊補充糧食後，我伸手想摸摸黃金鼠的頭部安撫牠，未料黃金鼠在手指湊近時猛地張嘴咬下，我反射性將手抽回，可憐的黃金鼠則被甩到角落，逃竄進木屑堆，指尖如被釘書機釘下般留下兩個細小而深的孔洞。深入洞中的不只有肉體上的痛，心中的虧欠也趁此發作，追加疼痛。

下一次醫院打電話來時，是通知媽情況好轉，順利脫離呼吸器，預計能轉入普通病房。

我推開醫生的診間，以為他會先驚嘆發生在媽身上的奇蹟，但對方面容嚴肅，我也只好先收起笑容。

「妳媽媽成功拔管了，等普通病房有床就可以轉過去。」

我萌生欣喜，但未完全展開又被醫生的話鋒一轉打斷：「只是她目前意識模糊，下肢肌力分數也很低，沒辦法自行下床行動，之後要有人隨時陪在身邊照顧，包括吃飯、洗澡、上廁所等。」

儘管對照顧的內容有所猜想，但沒想到是連基本的洗澡和上廁所都需要他人協助，我自己都難以想像幫媽做這些事的情境，媽也不會情願在別人面前裸露身體的。

「那妳去工作時有其他人可以來照顧她嗎？沒有的話要請看護喔，出院後也要送機構給人照顧比較安全，我會再請社工把機構名單給妳看。」

媽身邊只有我，什麼人都不剩了。

老闆娘肯定不會同意我請長假的，要是照顧媽住院期間之後，我回去沒工作了該怎麼辦？還是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真的要去找看護來照顧，保住工作比較重要？

我來到媽的床邊，媽蹙著眉喘息，一副不大舒服的樣子。媽醒來後知道自己無法下床，每天都要看著天花板數日子，還要被看護脫衣服、擦屁股，她自己會同意嗎？出院之後還要離開熟悉的家，去到護理之家生活，她那麼依賴我，要是發現我不在身邊，會不會覺得焦慮和恐慌？

老闆娘說的「痛苦度完餘生」在這時有了真實的樣貌。

這全都是因為我的不捨與自私，不顧一切地要將她留在世上，而到了現在，我才發現這是多麼地殘忍。

媽會不會討厭我啊？

回家途中，每走一步，那些尚未籌足的醫療費和看護費壓力便更沉一分，彷彿不將我輾壓成齏粉不罷休。

癱在床上後，身體無法動彈，腦中卻胡思亂想起來。要是在最一開始就……我是不是就不用面對現在跟本無法承擔的重擔了？而媽也不用在晚年還受盡折磨？

就什麼？老闆娘前幾日提及的詞語逐漸在腦中構築成型，我驚恐地發現，自己竟然感

覺到一絲悔意。

「啪」。我一巴掌掄向自己，要讓火辣辣的疼焚盡這個邪念。

媽含辛茹苦地一手將我拉拔長大，我還長得不稂不莠，到了這個年紀沒什麼成就，只是個工廠的小作業員。我其實都知道，她的朋友早就過上含飴弄孫、享天倫之樂的生活，而她還陪著我蝸居在這間鐵皮屋，屋裡是永遠照不亮的燈光，以及不時逸散過來的水溝臭味。而她從來沒有把我和其他人做比較，也不曾抱怨什麼，這樣一路支持、陪伴我的她，到了鬼門關前，卻被自己的女兒想說要拋棄。

我怎可如此不孝？

「啪」。這一掌是替媽教訓我的。闌寂的夜裡，巴掌的響聲格外清晰，隨之清晰的，還有我的決心。

我不能害怕也不能逃避，錢借不到頂多去貸款，我也可以搬去住更小的房子，將生活花費再縮減，日子總有辦法過下去的。

像是要肯定這破釜沉舟的意志，翌日午時，我接到了社工的來電。

社工說：「我跟醫師確認過了，妳媽媽符合重大傷病證明，這次治療的醫療費幾乎可以全免。」社工的聲音激動，連帶在我的心裡迸出希望的火花，「我也有聯絡社會局，他們說會派人來了解情況，未來也許會有更多資源幫忙，這樣一來媽媽去機構的費用多少會有補助。」

「真的謝謝妳，謝謝。」我驚喜地站起身，顧不上掉落的筷子與同事的異樣眼光便跑到無人的樓梯間。

「住院期間如果妳能親自照顧而不用請看護的話基本上不用太擔心，至於出院入住機構，社會局若要補助，流程會跑比較久，保險起見還是要先準備好機構一、兩個月的費用喔！」

「好的、好的。」我接連點頭，又道謝數次才結束通話。

「什麼事這麼開心？」老闆娘拿著吃完的便當盒從上一層樓走下來，「沒偷聽妳說話，剛好經過而已。妳媽媽情況穩定了？」

「嗯。」我小心翼翼點頭，深怕她又要說我的不是。

老闆娘詫異地挑眉，說：「吉人自有天相，恭喜。」說完話後便逕自繞過我，去一旁的廁所沖洗便當盒。

我本想趕緊逃離只有我和老闆娘的空間，但一想到還沒向老闆娘詢問是否能請長假照顧媽，一時間便僵在原地，左右為難。

老闆娘甩乾便當盒的水珠後看了過來：「有話直說，別磨磨蹭蹭的。」

「……老闆娘，我媽媽住院期間需要有人照顧，所以我需要請假一段時間，可以嗎？」我實在不敢與老闆娘對視太久，頭又不自覺往下低。

一聲嘆息傳入耳裡，老闆娘沒有了當回答是或否，而是說：「上次和妳說的那些話我都經歷過，我們家兩位長輩現在都插著管躺在護家，當時他們不只一次面臨急救，而我每次都不敢放手，讓他們錯過解脫的機會，現在只能過著沒尊嚴的生活。前年，輪到我老公了，他說他不要插管，當我承諾他到時候會簽放棄急救同意書時，妳知道嗎，他反而還謝

謝我。」

老闆娘話語間的嗓音變得與平時不同，她緊閉著眼，似乎在壓抑著情緒，而當她再度開口時，已經恢復如常：「妳媽媽也不簡單，一大把年紀了做完腦部手術還能回到普通病房，妳就好好陪她吧！」

言下之意便是同意讓我請假了！我大力彎下腰，說：「謝謝老闆娘。」

踏上樓梯的腳步不過一、兩聲就停止，我抬起頭，陽光從樓梯平台的窗子透入，老闆娘身後是萬丈光輝，她對我說：「跟我上來。」

揹著的托特包比平常重了些許，但我的腳步卻輕鬆幾分。

孩童的嬉笑聲傳來，我朝身側望去，原來是一群孩子正在玩著翹翹板、盪鞦韆。都來醫院不少次了，怎麼現在才發現這裡有座公園呢？

抬起手錶一看，離加護病房探病時間還有二十分鐘，與其在病房門外罰站，不如到公園消磨時間。這麼一想，我便尋了張木頭長椅坐下。

我將手蓋在托特包上，心想待會還要找社工確認最終的醫療費和機構的收費細項，不知道這些夠不夠？

肯定夠的吧！畢竟老闆娘借我這麼多。我閉上眼，感受歡聲笑語和清風拂過臉頰，心情飄飄然起來。

風向突變，飛揚的沙土吹向幾位正對風的孩子，他們低頭大力揉搓眼睛，我連忙起身，在包裡尋找衛生紙想遞過去，當手觸碰到手機時，才驚覺它正在躁動著。

上頭的來電顯示是醫院，現在離探病時間不過幾分鐘，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待會再說的嗎？懷著惴惴的心，我按下通話鍵。

「妳媽媽病情突然惡化，現在需要急救，其中包含插管和電胸，妳同意嗎？」

事發突然，我明白眼下容不得自己慢慢去消化這段話，現在就應該立刻做出決定。預設的回應都衝到嘴邊了，卻戛然而止，勒住它的韁繩，是這些天被我以為徹底消滅的悔意。

兩難之間，我頓時像是失去重心，心臟驟縮，痛到無法呼吸。

終究，還是踩空了。

老闆娘一次借我十五萬，要我先料理好媽身上的必要花費。正好，十五萬可以辦個簡單的葬禮。

有了禮儀公司操辦，我沒有可以插手的地方，奠儀用品、告別式場的布置等都由他們來完成，我還能分出心思顧慮那些放在長桌上的水果，要是沒把它們收好會被水溝鼠偷吃的。

當我再次留意長桌上的擺設時，許多水果皮上已經出現咬痕，我這才意識到昨天忘了用網罩罩住它們。

唉，這麼貴的果物竟被糟蹋了。蘋果因氧化而呈黃褐色的破損處越發礙眼，這種厭棄轉化為一個念頭：「總是水溝鼠破壞什麼才保護什麼也不是辦法，這個家遲早會被牠弄垮的，還是得將其根除才能免除後患。」

這般一想，我當即騎車到隔壁街的大賣場買了幾塊黏鼠板回來。

晚間，刺耳又高頻的「吱吱」聲從廚房傳來，我本就睜著眼，聽見聲響後不慌不忙地穿好鞋子走下樓。黏鼠板上黏了隻碩鼠，牠的手伸出板外，徒勞地扒著光滑的磁磚地板，其他部分的軀體則困於黏著物質上，牠圓滾的肚皮劇烈地上下起伏，再往下是失禁的大小便，看上去既混亂又骯髒。

我沒想到使用黏鼠板會有如此慘烈的景象，水溝鼠垂死掙扎，卻是在劫難逃，那一聲聲尖叫似乎在催促我做些什麼，但我做不到。最終也只是拿著黑棕掃把將牠連同黏鼠板倒進屋外的垃圾桶，再反覆將垃圾袋打上死結。

回到靈堂時，那些沒有遭殃的水果也突然變得刺眼，我一看見它們就會想起水溝鼠的慘狀，嘔吐的慾望愈演愈烈，瀕臨爆發時，「喀拉喀拉」的聲響帶走我的注意力，及時阻止我將莊嚴肅穆的場景弄得一塌糊塗。

我將其中一顆蘋果切片後餵給黃金鼠，牠雙手搭在比腦袋還大的蘋果片上，吃得津津有味，伸手去觸碰牠時牠沒有反抗，任由我順著牠的黃毛撫摸，暖意從指尖傳遞到心底，我趴在塑膠箱邊緣，輕聲說：「水溝鼠走了，水果以後都是你的了。」